

章红和先生T是大学同班同学,上学时,她甚至都不能将对方名字和真人对上号。毕业后,两人的人生有了交集,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。几年前,她在天涯“舞文弄墨”连载自己和T的平凡而幸福的生活,没想到网友反应强烈。也许是看惯了人生的戏剧与夸张,偶然有一天,章红缓慢而有趣地讲述她温和、平实的幸福时,读者发现,这样平静简单的人生如同童话般美好。

今年,章红的《对幸福我怎能麻木》出版,将十六年的婚姻故事收录。章红的胞姐开玩笑,说这是一本“夸夫记”。书上,章红写:“相爱的人就是要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,一生一世在一起吃饭。”T给这句话配了图,一张圆桌,两把大椅子,一把小椅子,是T照着家里的餐桌画的。

□爱周刊记者 戎华/文

## 能和你一起虚度一生 我是多么乐意

### 你走过我身边

章红与T是大学同班同学。第一次听到T的名字,是在晚间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。“看那个T呀,头发烫成那个样子!”“看那个T呀,穿那样的牛仔裤,像个痞子!”

那时,章红还没把室友口中“烫了头发”、“像个痞子”的T,名字与人对上号。后来,和T交往后,章红回想起这件事,就像一个冷笑话。“迄今我没见过比他更温厚腼腆的人,纯良老实得像杯纯净水,却给人留下了坏孩子印象。”

南大中文系85级有98人,人数前所未有的多,除了少数活跃分子联系比较多,其他男女都属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到毕业前夕开始松动。某天,章红和同学从街上回来,发现学校后

门坐着一群男生在吃西瓜。有人叫住她们吃瓜,章红坐在T的旁边。有人递给章红半只瓜,她用勺子挖了几口吃了,连勺子和半只西瓜递给了旁边的T。T没有接过西瓜,而是俯身低头,就着章红手里的勺子吃掉了那块瓜肉。猝不及防的,这等于章红喂他吃了一口西瓜。章红内心被触动了。

毕业的时候,在T递过来的毕业册上,章红写了一首惠特曼的诗,大意是:陌生人啊,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,你为什么不能和我说话呢?我又为什么不和你说话呢?

毕业后,两人偶尔有联系。1992年的最后一天,在南大读研的章红骑车去已是公务员的T的宿舍。到了那,T一个

人在,一张小茶几上已经做好了三四道菜,一碟咸鸭肫片,一碗奶白的鲫鱼汤,一盘青碧的炒芦蒿,最让章红印象深刻的是一盘金黄喷香的“涨鸡蛋”。两人相约第二天一早爬紫金山。

细雨中的紫金山掀开了新生活的序幕。下山时,遇到一个较大的坎,T先跳下去,当章红跳下去时,T已经张开双臂迎接。

后来,两人一起在南大校园溜达时,章红曾经感慨:“要是我们读大学时就已经好上了,那该多好。”T说:“不一定哦,那时还没有成熟。”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,在适合的地方遇到了适合的人是不够的,还必须恰逢适合的时间。

### 执子之手

1993年7月19号,既不逢双,也不是什么黄道吉日,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,他们去领了证。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章红正好没课。两人会合之后上午先到医院体检,下午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领完证T回单位上班,章红回学校。晚上两人在校园旁边青岛路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,以示对结婚的庆祝。以后,七月十九号就成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

“我们是标准的裸婚,没有婚礼,没有婚纱照。结婚的时候,我是一文不名。T呢,有3000元存款,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。一天中午T和同事上街,在山西路百货大楼配眼镜。没想到,揣兜里的700元钱被偷掉了。这一偷,就偷走了我们近四分之一的家产。”领证后,章红和老公T分头给家里写信。T写的是:“……告

诉你们一个好消息,家里多了一口人了……”章红写的是:“爸爸妈妈:你们好!我结婚了……”双方家长都被惊得一愣一愣的。

结婚后T继续住宿舍,章红继续住学校。结婚当年春节回无锡,T父母坚持要摆若干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。“这酒席按理是我们的喜宴,很搞笑的是,我和T端坐在安排好的座位上,只顾自己吃嚼。在天涯社区看到一个帖子,楼主第二天就要当新娘,却为了红包由哪方收取和自己的父亲闹矛盾了。从下面的众多跟帖,我才知道结婚原来是那么一件劳心劳力,有方方面面的礼数、细节要照顾到的事情。谢天谢地我们是如何神奇地绕过这些习俗惯例的呢?大概因为我和T什么也不懂,什么也不操心,因而什么麻烦也没遇到。”

### 婚姻里的细枝末节

在婚姻的前两年,两人也吵过架。T单位西康路的房子分下来,章红听到T同事在交流装修信息。章红匆匆跑进屋,对T说:“哎,××和×××都找好工程队准备装修哎,怎么就我们家一点动静都没有啊。”

两人就此拌了几句嘴,T就浑然无事地跟女儿玩去了。父女俩在一边乐呵呵的,章红一个人生着闷气,越想越气,终于忍无可忍,取下一只拖鞋,朝T扔了过去。T反应很快,接住拖鞋生气了:“你不要搞得跟个小邪头似的!”怎么收场的,章红已经忘记了,吵着吵着话就说了。这次争执,让章红摸清点T的个性:T是顺毛驴,你得顺着他的毛摸,否则就可能蹿蹄子。

这些微小冲突让章红明白,婚姻里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导火索。过了磨合期,章红和T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吵过架了。“我们都不完美。我和T不大吵架,实在只能归于运气好,两人都是普通人,双方家庭也没有给我们婚姻添

过麻烦,两人智商相当,审美接近,学的都是中文……也许这就是广义上的门当户对吧。”

搬家去西康路的老房子,还没收拾妥当,章红接到妈妈生病的电话。回家陪了妈妈三天,章红给T打电话,告诉他爸爸妈妈要来了。当她再次踏入家门时,吃了一惊。走了不到一个星期,家里大变样了,地板革已经铺好,地毯也铺好了。大热天,T一个人骑车去拖回来,一个人剪啊拼的铺好,手上磨出了水泡。T只是说,弄好好迎接丈母娘和岳父。

这样温暖的小事让章红对婚姻充满了感激。章红喜欢晚上熬夜看书写东西,早上通常是T先起床,小心缓慢尽量轻轻地带上门。有时,章红会在睡梦中短暂惊醒,然后在温暖中再次睡去。普通人的幸福,就是这样常常在不经意的言语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中。

T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,还带了一棵大白菜。白菜不是给朋友的生日礼物,而是为自家准备的第二天的蔬菜。章

红和T刚搬去奥体的时候,买菜很不方便,T进城参加同学聚会,就顺便带点菜回家。

那天,T送先醉了的朋友回家,再想回饭店却怎么也找不到路了。好不容易被人领回了饭店,一进门,他到处找白菜:“我的白菜呢?我的白菜呢?”醉成那样,还惦记着白菜。找了半天,亏得有人提醒翻包看看,果然白菜躺在包里,没丢。这故事传到章红那里,她听得乐不可支。内心深处,有深深的感动。

结婚十多年,章红对自己的生日早就淡忘了,希望生日永远不要来,一直停留在现在的年龄。当然,生日总会来的。那天晚上,T有公务应酬,晚上9点多才到家。章红坐在电脑前。T走过来,掏出一把巧克力,坚持让章红吃糖。T说:“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,放在桌上让大家吃。我多抓了几颗。”章红一想,明白了,T忙碌了一天,没有时间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,就偷了几颗糖聊表心意。



主持人:戎华

80后,狮子座。



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?谈论爱情时别人又在说些什么?我们随手记下只言片语,它不是爱情的标签,只是一点零散的碎片,怎么组合由你决定。

邮箱:viviyc@126.com

### 编者按

访问爱和读者一起触摸有故事的地和他的爱与哀愁。你身边正在发生什么爱情故事?如果你有人物推荐,请与本版主持人联系。

### 【快问快答】

#### 爱与人生

Q:《对幸福我怎能麻木》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?

A:2002年开始在天涯“舞文弄墨”连载。我只是一个平凡女子,嫁了个平凡的丈夫,过着人人都在过的平凡生活,但是我没想到网友对我故事的反馈却是那么热烈,许多留言真情毕现。我非常感谢那些网友,没有他们的喜爱与催促,我就不可能以恒久的耐心记录下生命中这诸多的苔痕履迹。

Q:好多感情故事都以写得曲折离奇为卖点,你和T的故事却是简单美好的。这么一个平实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点击量,许多人在跟帖中都说感动得流泪呢?

A:是啊,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可能是现代社会,人们生活中不安定的因素多了,情感上的变数超出从前,许多人在爱情关系上感到茫然与迷失,因此这个平凡的爱情故事会轻易叩动他们的心扉。

Q:在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年代,一份简单纯粹持久的感情反而像个童话了。你们是怎么让这“童话”在现实中生存下去的呢?

A:我很幸运,嫁了一个特别仁慈善良的人。我们早就是亲人了,超越血缘。其实婚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而且是一种特别密切、无所遁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我很赞同一种说法,婚姻最终考验的是人格的健全与高尚。同时它还需要一个人放弃一部分自我,两个人都从自身拿出一部分,组合成“我们”。

Q:结婚纪念日你们一般怎么过?收到过他的贵重礼物吗?

A:呵呵,我不是一个很在意仪式的人。结婚纪念日,通常也就是请好朋友吃一顿,女儿会送我们一个她亲手制作的礼物。把纪念日忘掉的情形也是有过的。至于贵重礼物,他把他的时间给了我,把他的关心给了我,这是我人生中的大礼。他把他自己送给了我,还有比这更贵重的礼物吗?

Q:这本书写了多久?

A:从2002年12月动笔,至2011年3月成书,书写的过程就达到8年。书中的故事从我18岁说起,说到四十多,跨度二十余年。而要论找到一个伴侣共度人生的心愿,也许还在妈妈肚子里就有了吧!所以我说,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……

Q:它是最看重的一本书吗?

A:没错!在这本书中,我讲述了我所理解的爱与人生。我不认为它是一本“婆婆妈妈”、只关乎家长里短的书,实际上是以前婚恋为切口,一位女性对已有人生进行了一番回顾、梳理与思考。我喜欢韩少功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:“一本关于小事的大书,一个关于清纯、仁善、喜乐、价值观念的动人故事,一段最为靠近天道的人生回望。”